

№ 0001205

秘 密

发 至 团

揭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罪 行 材 料

(八)

济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

揭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

航空兵某师指战员揭发：

(一) 一九七一年六月，野心家、阴谋家江青出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，曾带着林彪死党吴法宪、叶群等人窜到某师拍了《壮志凌云》、《争分夺秒》、《豪情满怀》等几张照片。当时正是在庐山会议和九十九人会议之后，她明知毛主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战略部署，却和吴法宪、叶群打得火热。来到机场，她一会儿给叶群理理头发、整整

帽子；一会儿给吴法宪扣上扣子，正正座位；和他们又说又笑，百般亲热。她的这些丑恶表演，充分暴露了她企图捂住林彪反党集团的盖子，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，和林彪一起搞篡党夺权的真面目。

（二）她来到某师时，指战员们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，她不喊，也不举手，而是光鼓掌，俨然以毛主席的代表自居。实际上，毛主席严肃地指出：“**她并不代表我，她代表她自己。**”江青却如此招摇撞骗，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

（三）江青来照相，是为她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捞取政治资本。她酸溜溜地说什么“过去早就想给空军照个相，这次一定要好好照几个。”企图骗取群众，笼络人心。实际上，她照相是别人给她搭好架子，摆好机子，对好镜头，调好光圈、焦距、曝光时间，然后她出来按一下快门，这就成了她的作品。当时，飞机飞在空中，让江青她们照相，飞过一次又一次，她就是照不到。飞机一直是平飞，根本没有做跃升动作，她最后照到的也是平飞的状态，但在画报上看到的，飞机却是在垂直跃升，说明《壮志凌云》的照片是弄虚作假的。

（四）江青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摩登女人。为了她照相，先是命令我们飞八架飞机到北京西郊机场给她照。飞去一次，等了半天，说是她开会，没时间，又飞回来了。第二次飞去，她没有照好。后来又坐专机来我师照。我们部队想方设法为江青等人准备了饭菜，七检查，八化验，但是她一口都不吃，她从北京用专机拉来了饭菜及各种餐具，还有冷藏车，连喝的水都是从北京拉来的。招待员为她准备休息的房间，一夜没睡觉，忙得早饭都没吃上，把招待所最好的被褥都铺上了，但她们来了之后，说什么江青不喜欢这个颜色，不喜欢那个铺法，把这些被褥垫了底，全部铺上了她带来的东西。她还用专机从北京拉来了调温机，带来了上下飞机的梯子，我们有梯子嫌不好，不用。真是比资本家还厉害！

（五）在拍照的过程中，她包着个大头巾，扭扭捏捏的酸劲儿，叫人看了实在难受。她一会儿两手抱在胸前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啊呀！飞机怎么还不飞过来啊！”一会儿一拍屁股说：“快一点！我累了！我累了！”飞行员穿着全套飞行装具，来回跑“一等”，跑了一趟又一趟，汗流浹背，她照不下来，还直叫嚷“我累了”。

（六）飞行员平常都是背着手枪。敬爱的周总理曾来到这个师，飞行员也照常背着手枪，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，一一谈话，十分亲切。但这次江青来这儿，却规定飞行员不准带枪，只背个空枪套。就这样，她还是不敢接近群众。为了夹道欢送她，干部战士换上新衣服，辛辛苦苦等候了一个多小时，想见一见“中央首长”，可是她坐着小卧车，拉上黑窗帘，一掠而过，连和群众见面都不愿，就上飞机走了。

湖南省委召开的地、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揭发：

（一）王洪文对抗毛主席指示，极力破坏民兵建设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，毛主席在湖南作了关于凡有两派的地方，民兵不要搞进去的重要指示。周总理向湖南省委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，王洪文也在场。但王洪文第二天跑到韶山，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指示，却大放厥词，说什么“上海民兵是从文攻武卫组织发展起来的。你们可以大胆地试一试。”明目张胆地猖狂对抗毛主席指示，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要把民兵搞成独立王国，为他们篡党夺权抓武装的狼子野心。

（二）韶山陈列馆有一幅《遵义会议放光芒》的画，

画的是毛主席同周总理在一起。张春桥来到陈列馆，说“这幅画不符合当时的实际”，借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。6

（三）“四人帮”千方百计妄图把湖南搞乱，把省委搞瘫痪，搞什么“处处点火，层层冒烟，烧得走资派团团转”，他们的矛头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对着毛主席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的。

天津文艺界揭发：

（一）江青背着党中央，大搞旧戏的录音、录相、拍电影，泛滥封资修文艺，破坏文艺革命。一九七三年，江青先是在“内部”看“传统戏”。从一九七五年起，大规模地搞“传统戏”的录音、录相、拍电影活动。当时文化部的一些负责人也帮腔说，这是“中央负责同志（指江青）交办的”，“带有政治意义”，“这项工作不但不能结束，而且要扩大”。今年文化部先后召集三次会议，布置旧剧的录音、录相工作。根据文化部的安排，天津电视台成为文化部的一个录相点，分工为十一个旧戏录了相。

（二）一九七六年，江青又指示、督促旧戏的录音、录相活动，并且逐步将旧戏拍彩色电影，无论规模、数

量、调动的单位都进一步扩大、增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各地旧戏录相、拍电影，就达一百二十六出。其中，有的一出戏这个剧种拍了，别的剧种再拍；这个剧团拍了，别的剧团还拍；老演员拍了，青年演员再拍，甚至一出《大英杰烈》要由四个演员拍四次；电视录相拍了，还要拍彩色电影。

（三）一九七五年八月，江青在钓鱼台接见一些演员，有的演员提出对现在搞旧戏录相不理解，江青不打自招地说：“你们现在不理解，二十年以后你们就理解了。”

（四）江青为搞旧戏的录音、录相、拍电影，挥霍了国家大量的资材。以天津为例，仅为演员生活补助、住房、车辆、服装和道具制做等费用共花七万元之多。为了录这些坏戏，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不惜进口贵重的录相器材，仅天津这个录相点，经张春桥批准，进口的录相器材就花了五万美元。天津市京剧团配合中国京剧团拍摄《长坂坡》、《汉津口》电影，共用人民币三十二万元；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拍摄《辕门斩子》的电影，用人民币二十三万元。